春秋屬辭辨例編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四十五目錄

地震

無麥苗麥禾　饑大饑莊七年左氏說辨　莊二十八年穀梁說辨

蟲災總論書月書時穀梁說辨

螟

螽蝝　蝝生左公穀杜說辨　哀十二年傳語杜解辨

物異有蜚有蜚左氏與二傳異義說　鸜鵒來巢公穀漢志說
辨獲麟不言其來不言有穀梁說辨是謂異非不祥之
謂辨：杜云春秋感麟而作公穀云春秋文成致麟說辨

外災異公羊外災不書其書者各爲說辨　宣榭火公羊新周
說辨穀梁周災不志說辨　宣榭公羊以爲宣宮之榭
何休以爲不毀之廟胡傳謂廟制似榭毛氏謂遠廟無寢公
穀漢志又謂藏樂器之所服氏以稱宣爲宣揚威武諸說辨
齊大災公羊以爲及我辨　宋災公羊以爲王者之後穀
梁以爲孔子之先故書辨公羊作宋火又謂內不言火甚之
辨　宋災伯姬卒左穀說辨　陳災公穀誤作火辨穀梁國
曰災邑曰火辨　宋大水公羊謂及我穀梁爲王者之後書

辨

沙鹿崩公羊以爲邑穀梁以鹿爲山足辨何趙說辨

梁山崩何胡說辨

雨螽于宋左曰隊而死公羊曰死而隊辨杜從左義辨公羊云王者之後記異辨劉氏自下而上曰雨辨

書有年大有年　謂桓宣不宜有年書以記異辨

　錢唐張應昌學

○地震

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亂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遁而不能蒸於是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鎭陰也陽失而在陰川源必塞川竭山必崩國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注水土氣通爲演土無所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國語

京房易占地動陰有餘太平御覽八百八十

○地形至厚德至靜定而不動者也震動是謂臣强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入陰有餘也靈臺秘苑

孔晁云陽氣伏於陰下見迫於陰故不能升以至於地動孔穎達疏文九年

日月薄食歷家可以預定若地震未聞有預定者晏子語柏常騫曰昔吾見維星絕樞星散地其動乎騫對曰然是觀象可以知地震也

張衡造候風地動儀柱外八龍首銜銅圓機發吐圓知震之所在嘗一龍機發地震隴西是數寓於銅儀可以前定也二者之法今無傳焉邢凱坦齋通編

陽氣弱而在下陰氣盛而在上且陰逼陽太迫不能奮出而為雷霆又不能滃鬱而為雨是以排擊震撼動搖於內也雷得天地之正氣故能奮出羣陰以其出也發而為聲則動體在外人在氣之中而不知其動也若陰之方壯陽之方鬱且適值天地之戾氣不能發而為聲則動體在內人皆託乎動體之上是以知其動也胡承諾繹志

震動也或謂震者戰而非動如漢天鳳三年詔云地有動有震震者有害動者不害是震與動異也曰非也動甚為戰戰生於動爾豈可歧而二之黃仲炎通說文九年

後世之史官記地震之異必曰地震于某然春秋曰地震何以不曰

于某也蓋聖人之意曰地當靜而反動則天下之静者必有反其常者矣地一震動則其異應於天下不止於一方安得曰于某也不曰于某蓋聖人欲表其異於天下也明矣孫覺經解同上

春秋五書地震惟於文襄昭哀見之皆陽微陰盛君弱臣强之所致也文公怠惰政在大夫襄公外役於楚內脅於强臣若昭哀則遂失國矣汪克寬纂疏引王葆同上

文九年九月癸酉地震

公羊地震者何動地也何以書記異也後同○天動地靜者常也地動者象陰爲陽行是時魯文公制於公子遂齊晉失道四方叛德星孛之萌自此而作與下文北斗之變所感同也何休○

前此百餘年未有書地震者而自此至哀公書地震者五地道以靜爲體安以承天者也逆其常理而不得節焉則震而不安

其所承矣於此見諸侯變而不承天子大夫變而不承諸侯之象也程端學本義引任公輔　○劉紹攽曰不書震于某者魯地四五百里之間無所用其區別也牛運震傳

襄十六年五月甲子地震

昭十九年五月己卯地震

書地震五而昭之世再見地道安靜以震動爲反常之異臣道恭順以悖逆爲犯上之惡是時季孫强僭已甚天之示變欲人君之有所警而以德銷之也昭公漫不知省遂及於難汪克寬纂疏

昭二十三年八月乙未地震

左八月丁酉南宮極震萇弘謂劉文公曰君其勉之先君之力可濟也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棄之矣東王必大克○經書乙未地震魯地也丁酉南宮極震周地亦震

也南宫極人名子朝黨爲屋所壓而死杜注○王城震而有子朝之奔魯地震而有陽州之孫天之示人顯矣汪克寬纂疏○春秋書地震之變五而昭之世兩見于五年之間坤德之不順承極矣季氏之無君此則不占而可驗者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哀三年夏四月甲午地震

○無麥苗麥禾　饑大饑莊七年左氏說辨　莊二十八年穀梁說辨

經書無麥苗大無麥禾之辨孫氏說見下莊七年

曷爲或言饑或言大饑凶年穀敗不足曰饑死傷流亡曰大饑劉敞傳宣十年

宣十年冬饑先大水也十五年冬饑先螽也襄二十四年大饑亦先大水也僖二十一年夏大旱宣七年秋大旱皆不書饑蓋旱害稼而已大旱雖甚未至于全不入也大水則凡所及者皆害矣螽見經者

十一或在于冬或志月者其害固不深宣十三年十五年皆以秋書而十三年不書饑亦其害有偏不偏也 葉夢得春秋攷

經書無麥苗一 杜氏曰秋大水漂之也書大無麥禾一 劉氏曰經無水旱蟲螟之災忽無麥禾由魯不務蓄積日損月削以至麥禾皆盡而後覺之非今歲之事也高氏曰劉向春秋說以爲土氣不養稼穡不成也沈約宋志謂吳孫皓時嘗有之苗稼豐美而實不成闔境皆然百姓以饑所謂大無麥禾者也按周之冬正五穀皆入之時使歲事稍稔雖蓄積無素何至麥禾皆盡其爲歲祲明矣劉氏之說必兼高氏其義乃備 趙汸屬辭

經書饑二大饑一凡饑皆書於冬者當酉戌之時五穀皆無民乏絕而國貧不能賑恤也 又

莊之篇書無麥苗者一大無麥禾者一蓋二者俱無乃非常之災一

有焉一無焉則農收之常不載于冊書矣方苞通論

有死傷曰饑死傷甚曰大饑此皆凶年也曷為或書其本或書其末書其本無備也上怠也書其末不恤也怠乎怠者也民力單矣王澤竭矣莊存與正辭

朱子曰救荒有兩說第一是感和氣以致豐穰其次只有儲蓄之計又曰為政者當順五行修五事以安百姓若云賑濟於凶荒之餘所惠者淺亦無濟矣又曰蠲除賑貸固當汲汲於其始而撫存休養尤在謹之於其終此探本之論也若夫水旱之災吁嗟而請雨徙市以自責伐鼓用牲于社于門皆具文爾亦無救於饑人也胡承諾繹志

莊七年秋大水無麥苗

公羊云一災不書待無麥然後書無苗何以書記災也○生曰苗秀曰禾何休注○此秋今之五月麥已熟矣不得方云麥之無

苗故知是熟麥與五稼之苗俱爲水漂也孔疏○左氏云不害嘉穀也非也隱元年例曰凡物不爲災不書今書大水矣無麥苗矣而猶謂不害嘉穀何也劉敞權衡○二十八年麥禾之無經書曰大大者非常之辭今麥苗之無以水災而無也災之所不及者猶有存焉不得曰大無也故無麥苗志之於秋見水災也大無麥禾志之於冬見歲凶也孫覺經解○秋夏之建午建未建申之月也麥成而稻苗大水則皆敗矣故曰無葉夢得傳○穀梁云麥苗同時也謂麥與五稼之苗同爲大水所漂而無收故書曰無麥苗王樵輯傳○無者僅無也大無者盡無也此何以僅無災於水也彼何以盡無災於人也先麥後苗何也麥先熟而敗苗將秀而漂郝懿行說略○曰苗別于禾也曰無別于大無也高澍然釋經○愚按公羊一災不書之義良是禮一穀不升至五穀不升有等差考全

經無書一穀不升之文方望溪說見前總論惠半農說見下莊二十八本公羊氏甚合經義劉原父孫明復駁之非也

莊二十八年冬大無麥禾

傳言饑而經不書者得糴救急不至於饑也孔疏○未有言災之者其日大無麥禾何大無麥禾非災也大無麥禾矣何以謂之非災竭也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大無麥禾病矣此饑也何以不言饑饑者在下也大無麥禾在上也古者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量入以爲出豐年不奢凶年不儉計而後知之計之道盡矣制之道不盡也魯不務蓄積日損月削以至于麥禾大盡而後覺之非今歲之事也是以不言水旱亦不言饑或以爲諱秋水傷稼不言或云不勸農事故無災而饑皆失也若有水災何故不書民食

不足而國家危乃避恥諱豈春秋之訓哉若不勸農事曾應猶有倉廩之蓄不應遂至告糴鄰國（劉敞傳又權衡）○麥熟於夏禾成於秋而書於冬者莊公惟宮室臺榭是崇是飾費用浸廣調度不充有司會計歲入之多寡虛實然後知倉廩之竭也故於歲杪而書曰大無麥禾大無者倉廩皆竭之辭也民事古人所急食者養民之本不致其本而肆侈心何以為國故下書臧孫告糴以病公而戒為國之不知務者也（胡傳）○麥與苗同時先言大水而書無麥苗者麥苗以水為害也麥與禾不同時先不言災而書大無麥禾者倉廩竭也大無者無餘藏之辭也國不能預知其足否逮無餘藏而後知之莊公之政亦已荒矣大饑民病也大無麥禾國病也（葉夢得傳）○或言苗或言禾始生曰苗已秀曰禾此蓋謂禾也周之七月夏之五月稻始生而苗周之十月夏之

八月稻已秀而禾故彼於秋言無苗此於冬言無禾也（崔子方經解）○春秋志凶年必先見其所以致之者莊之無麥苗宣之再饑襄之大饑或以水或以螽也今也大無麥禾至於告糴隣國而不言所致何哉以見人力之不盡農政之不修而非天災使之然也（張大亨通訓）○言大無見舉國皆無也二穀不升謂之饑五穀不升爲大饑今大無麥禾則黍稷秫稻二麥俱無矣蓋禾者穀之總名故凡穀字皆從禾是不止二穀不升而已然不書饑者以著人事之變而非天時之災也僖公之時大旱傳言饑而不害宣襄書饑則由大水螽蝝之所致今莊公無水旱螽螟之災而書大無麥禾所以著費出之無經蓄積之不素救荒之不預至於末如之何而乞糴於鄰國則莊公不君國之無賢皆可見矣（汪克寬纂疏）○此大無非由水旱若由水旱則麥熟於夏夏書之

禾成於秋秋秋書之此爲土功不息費用寖廣調度不充有司於歳杪會計知麥禾之在倉廩者皆竭也故書於冬也趙恒錄疑○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五穀不升謂之大饑莊七年秋無麥苗不書饑者五月無苗猶可復種不害嘉穀秋而無麥一穀不升可謂之嗛未可謂之饑也故不書饑惠士奇春秋說○方孝標鈍齋文選曰三月中穀雨五月中芒種種之有芒者麥也此二氣獨以穀麥言者穀必原其生之始者穀種於春得木氣成於秋金克木也麥必要其成之終者麥種於秋得金氣成於夏火克金也無穀民何以生無麥民何以續春秋大無麥禾則書之此也汪師韓韓門綴學○按魯語臧孫告糴之辭云天災流行戾平敝邑知是年必有水旱螽蝗之災不書者史文闕也姜炳璋讀左補義

○愚按諸家多以爲歳杪制國用倉廩竭而崔氏以冬爲十月

夏之八月以禾爲稻諸家多以爲是歲無災故經不書災書大無麥禾以著積貯之匱而姜氏據告糴辭天災流行之語謂有災而史闕其論並通

穀梁曰大者有顧之辭也於無禾及無麥也按大者言其甚也稱有顧如何爲義陸淳纂疑引啖助

宣十年冬饑

五穀不成曰饑孫復尊王發微　○王政以民食爲重故積貯天下之大命也前此百有餘年水旱螽螟之災多矣不以饑書今大水之後特書饑者著宣公國用無節而竭故一遇水旱遂致乏食耳張洽集注　○書饑者二大饑者一而宣公獨居其二宣公即位至是十年螽大旱大水天變屢作而貪齊無厭歲用兵無已期倉廩罄府庫空則其民至於流離凍餒固無足怪趙鵬飛經筌　○穀不成

曰饑大甚也饑未甚也雖未甚書也郝敬行說略

宣十五年冬饑

書饑三而宣公有其二何也古者三年耕餘一年之畜九年耕餘三年之食雖有凶旱民無菜色是歲雖螽蝝而遽至於饑者宣公為國務華去實虛內事外煩於朝會聘問賂遺之末而不敦其本府庫竭矣倉廩匱矣水旱螽蝝天降饑饉無以振業貧乏矣經所以獨兩書饑以示後世為國之不可不敦本也胡傳○宣兩書饑一在大水之後一在螽蝝之後甚言民無以生也張洽集注○隱公再書螟桓公再大水又螽莊公三大水無麥苗大無麥禾僖公不雨螽大旱文公三不雨又螽成公大水襄公三書螽皆不書饑則書饑者因荒之甚者也如莊之大無麥禾亦饑歲也而不言饑蓋六時雖無素備猶知告糴于齊以

爲凶荒之救故其民未至於流亡也今宣公歲饑見於再書者是其國既無蓄積之備又無救荒之策坐視其民之饑而死爾蓋必如詩所謂饑饉降喪民卒流亡孟子所謂凶年饑歲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矣故春秋以饑書也汪克寬纂疏黄仲炎通說○上則稅畝奪其食下則螽蝝賊其稼故饑李明復集義引謝湜說

襄二十四年冬大饑

穀梁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弛侯廷道不除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祀此大侵之禮也楊士勛疏大侵又謂之大饑○古者救荒之政或發廩以賑乏或移粟以通用或徙民以就食或爲粥溢以救餓莩或興工作以聚失業之人緩刑舍禁弛力薄征索鬼神除盜賊弛

射侯而不燕置廷道而不修殺禮物而不備雖有旱乾水溢民無菜色所以備之者如此其至是年秋有陰沴之災而冬大饑蓋所以振業之者有不備矣故書之以爲戒胡傳　○饑而書大民之流亡困踣必有異乎平常家鉉翁詳說　○禮一穀不升至五穀不升有等差春秋一穀不升不書故曰饑曰無麥苗曰大無麥禾曰大饑凡四等孔廣森公羊通義　○書饑二書大饑一書有年大有年各一並在冬蓋據一歲所收言也高澍然釋經　○大饑與大無麥禾異大饑者未至于無也故告糴不於大饑於大無又

○蟲災總論　書月書時　穀梁說辨

蟲災害稼民食所係故書張洽集註　隱八年

春秋變見於上必書災見於民必書哀十二年冬螽傳者歸過於司歷之失閏此諛臣所以蔽災而託爲聖人之言豈春秋書水旱螽螟

之旨哉家鉉翁詳說隱五年

穀梁云甚則月不甚則時非也以久暫計之則時甚于月[illegible]案桓五年

○螟

爾雅食苗心螟食葉蟘食節賊食根蟊

食禾心曰螟爲災故書螟言其姦冥冥難知也杜預孔穎達隱五年

許慎說文吏冥冥犯法則生螟淮南子曰枉法令多蟲螟陸佃埤雅

書螟記災也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以是爲國之大事故書胡傳同上

螟螣之屬皆陰陽沴氣所生故陰陽不和則螟爲苗害李明義引

螟螣蟊賊皆害稼以食心爲重獨書螟葉夢得傳

羅願爾雅翼曰五行傳以螟螣爲羸蟲之孽漢孔臧蓼蟲賦曰爰有螭蟲厥狀似螟是螟無足蟲也今食苗心者乃無足小青蟲江東謂之蟥音若橫逆之橫高氏閌曰春秋書螟者三隱一莊一 書螽者十

有一桓一宣一餘皆僖公之後蓋螟食苗心螽無所不食其爲災也螟輕而螽重春秋之初災之輕者亦書之及其久也輕者不勝書書其重者爾不然豈隱莊之後二百年間皆無螟邪趙汸屬辭

爾雅食苗心螟說文謂螟食苗葉者似與雅義異羅願謂食苗心者乃無足小青蟲江東謂之蟥蟲音若橫逆之橫按羅說是也今南方農家謂食心之蟲不可見視葉有纏絲即知有蟥蟲食心矣爾雅賊其實說文言其著也舊說螟螣蟊賊一種蟲也如言寇賊姦宄內外言之耳按四蟲以所食爲名農家能別其種類其治之亦異以爲一種蟲者非也詩鄭箋云螟螣之屬盛陽氣贏則生之按今南方農家孟春月幾望然稭田野謂之照蟥蟲亦古人畀炎火遺意邵晉涵爾雅正義

隱五年九月螟

公羊何以書記災也○穀梁螟蟲災也○餘見前

隱八年九月螟

爲災也民以食爲命故有災必書（程子經說）

莊六年秋螟

○螽（公作蝝）蝝（蝝生左公穀杜說辨　哀十二年傳語杜解辨）

螽猶衆也（公羊文三年傳注）○螽之爲言衆暴寡也（古微書引春秋佐助期）

螽蝝同並音終見春秋傳（張參五經文字）

螽本作蟊（陸德明爾雅釋文）蝝本作螽（又公羊釋文）○螽古文蟊同（釋元應一切經音義）

春秋之螽蟲災也（藝文類聚引劉向洪範五行傳）

杜氏曰蚣蝑之屬也爲災故書楊雄方言云春黍謂之蚣蝑陸璣毛詩疏云幽州人謂之春箕春箕即春黍蝗類也長而青股鳴者爾雅又有蟹螽土螽樊光云皆蚣蝑之屬然則螽之種類多故言屬以包之（孔疏桓五年）

螽蝗屬長而青長角長股一生九十九子朱子語錄

爾雅𨉶螽蠜郭注詩曰趯趯𨉶螽草螽負蠜郭注詩云喓喓草蟲謂常羊也蜤螽蜙蝑郭注蜙蝑也俗呼春黍蟿螽螇蚸郭注今俗呼似蜙蝑而細長飛翅作聲者為螇蚸土螽蠰谿郭注似蝗而小今謂之土蝶

○左傳疏引李巡云皆分別蝗子異方之語也𨉶螽一名蠜為螽之總名𨉶當從毛詩作阜春秋桓五年螽杜預云蜙蝑之屬蓋舉其類言之漢書五行志注𨉶蟲今之蝗蟲詩疏引李巡云蝗子也許慎云蝗螽也蔡邕云螽蝗也明一物也在草中者為草螽一名負蠜召南鄭箋云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異種同類詩釋文引陸璣疏云大小長短如蝗而青也蜤螽似草蟲而大夏以股鳴亦作斯螽一名蜙蝑斯螽螽斯互言之實一物周南疏引陸璣云即春黍蝗類也蟿螽似斯螽而細長一名螇蚸長翅能飛漢書五行傳所謂介蟲有甲能蜚揚之類也左傳疏引樊光云蟿螽土螽皆蜙蝑之屬土螽生於土中

青色善躍南方稻隴中時有之不爲異也多則爲災蝝字又作蚅今蚅蝑也生土中躍起不過尺許邵晉涵爾雅正義

按爾雅草蟲負蠜蜇螽蜙蝑也阜螽即蝗也一生八十一子或云一生九十九子錢氏曰詩螽斯斯乃助語如鸒斯鹿斯之類非蜇螽也毛鄭誤以蜇螽解螽斯先儒因指爲蜙蝑非也蜙或作蚣字省文也

趙汸屬辭○愚按漢書五行志中之下引桓五年經注云螽即阜螽是也

馮嗣宗曰凡經傳有謂之螽者蝗也凡似蝗不爲災歲時恒有者通得螽名故有阜螽草螽蜇螽蟿螽土螽之別方以智通雅

貪虐取民則螽漢五行志引劉歆語

螟者煩擾之所生桓五年何休注

螽之爲物常因旱而生書雩書螽皆旱也呂大圭或問桓五年

書螽十桓僖文襄之世各一見惟宣哀之世各三見汪克寬纂疏

螽越月則書時不越月則書月 李明復集義引謝湜

書某月者惟某月有之非歷時也書時則爲災久 高閌集注

高氏說又見下僖十五年

蝝者螽之子說見下

桓五年秋螽

公羊螺何以書記災也○穀梁螽蟲災也○爲災故書 杜注 ○蝗也既旱又蝗饑不待書也 程子經說 ○繼雩書螽旱蝗並作也 家鉉翁詳說 ○書大雩則旱可知書螽則雩不獲雨可知書大雩又書螽則無年可知猶得有收被災不甚故不書饑耳 集袁燠闕如編

僖十五年八月螽

公穀杜注同上後倣此○莊公以前猶書螟莊公以後螟不復書螽然後書以是知災異益多不勝其書舉重以見輕爾 高閌集注

文八年冬十月螽

宣六年秋八月螽

傳謂螽爲穀災虐取於民之效也軍旅數起賦斂既繁戾氣應之矣胡傳○春秋書螽災十有六而宣之世有四焉蓋身爲不義而貪暴於民是以致天災之亟數也汪克寛纂疏

宣十三年秋螽　十五年秋螽

六年至今三遇螽災加之水旱皆不修德節用愛人所感張洽集注

宣十五年冬蝝生

蝝螽之子爾雅謂之蝮蜪汪克寛纂疏引王葆○秋螽未息冬又生子重爲災孫復尊王發微○春秋之秋夏時之夏也春秋之冬夏時之秋也螽災於夏而蝝生於秋一歲而再爲災故謹志之爾左氏公羊皆曰幸之以是時物已收而不爲災誤也夫秋乃五穀大成之

際安得曰不爲災乎不爲災亦何用書之乎穀梁以爲稅畝之
災亦牽合之論也孫覺經解○秋生螽冬又生蝝經本爲一歲再生
紀異文偶與下饑相連傳以爲幸之杜注又以爲喜而書之誤
益甚趙汸左傳補注○秋有螽而災息則不復生子災未已則復生子
左氏見蝝生在冬遂謂聖人幸之豈遇災知懼之心哉穀梁就
生字取義而謂蝝非災因稅畝而生此災又就蝝字取義而謂
緣稅畝而有蝝之名鑿矣程端學三傳辨疑○杜注蝝螽子以冬生遇
寒而死故不成螽按杜氏知不成螽者蓋成螽則自書螽也螽
穿地遺卵如蛹兩端有細蟲蕁之上下中若魚子始化類蠶所
謂蝝也遇大雪則入地深或大雨水皆不成螽石虎時河朔大
蝗初穿地而生二旬而化狀若蠶七八日而臥四日蛻而飛蓋
飛乃名螽蝗也郭璞曰蝝蝗子未有翅者其說皆是蝝生未爲

災本不書此爲一歲蝝再生紀異也使成螽則亦不書蝝生而又當書螽如哀十三年十二月螽之例矣後漢安帝永初六年去蝗處復生蝝子卽蝝生也趙汸屬辭 ○螽飛蔽天不知所自來故不曰生蝝見其生故曰生黃仲炎通說 郝敬行說畧

襄七年八月螽

哀十二年冬十有二月螽

左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杜注周十二月今十月是歲應置閏而失不置雖書十二月實今九月九月之初尚溫故得有螽○甄鸞案周十二月夏之十月哀公十二年閏在夏八月下當時實是夏之九月而誤以閏月爲九月以九月爲十月故書冬十有二月螽也五經算術 ○左氏以爲失閏然明年九月十二月再書螽則非關失

閏也蟲災亟作而不時直以失政爾呂大圭或問○十二月螽氣燠也宣十五年冬蝝生與此記同家鉉翁詳說○螽者蝗也蝗至冬而終故曰螽杜氏推長歷謂是年應置閏或者十月是九月其候尙溫故未蟄則是以常候釋春秋非記異意矣毛奇齡傳○冬螽而螽生異也牛運震傳○愚按杜云失閏後之推歷者因之而宋儒駁之或當從江說是錯簡也見下

哀十三年九月螽　十有二月螽

去歲十有二月螽今年九月螽十二月又螽陰陽錯亂甚矣呂本中集解○螽乃災異非候蟲之常以時而蟄者也螽即蝗也蝗蝻在地冬雪乃深入今冬燠而有螽將蔓延爲來歲之災尤災之甚者黃震日鈔○春秋書螽十有八皆在夏秋獨哀公之世再書螽皆在閉蟄之後此恒燠之徵趙鵬飛經筌○哀十二年十二月螽傳

記孔子言火猶西流司歷過也十三年又書十二月螽杜云是歲應置閏而失不置雖書十二月實今之九月周之十一月九月之初尚溫故得有螽又云季孫雖聞仲尼之言而不正歷失閏按傳與注皆非也唐志一行議亦誤從左氏余以經傳月日考之十二年五月有甲辰依一行推周正十一月巳亥朔則五月宜有甲辰又逆推之十一年經傳五月有壬申甲戌七月有辛酉皆正與歷合是未嘗失閏也十年三月有戊戌則魯歷置閏蓋在十年末十二年十一月當夏正九月宜有寒露節而一行推九月巳亥朔先寒露三日則杜言置閏當在十二年者謬矣然則何以言火猶西流蓋十二年冬十二月火巳伏經書螽者時煥也至明年置閏稍遲十二月當夏正之九月於是火猶西流而復書螽季孫之問夫子之言乃十三年十二月螽之事

傳誤繫之十二年耳 江永羣經補義

○物異辨 有蜚有蜚左氏與二傳異義說 鸜鵒來巢公穀漢志說辨 獲麟不言其來不言有穀梁說辨是記異非不祥之謂辨 杜云春秋感麟而作公穀云春秋文成致麟說辨

左氏曰凡物不爲災不書夫螽螟麋蜚固害物矣而蜚鸜鵒則非能爲災者也公羊有記災記異之辨是矣 張大亨五禮例宗

蜚與鸜鵒暫而一至故言有麋者有之不足異而多則爲異故不言有而言多螽螟多不足怪而爲災則害故又不言多 劉敞意林

周禮天官冢宰有獸人鼈人獸醫之官獸人掌備獻狼獻麋鼈人掌取互物貍物獸醫掌主療病療瘍夏官司馬有服不氏射鳥氏之官服不氏掌教擾猛獸射鳥氏掌毆除鳥鳶秋官司寇則有冥氏庶氏穴氏翨氏硩蔟氏翦氏赤犮氏蟈氏壺涿氏庭氏之官冥氏掌以靈鼓敺猛獸庶氏掌以嘉草攻毒蟲穴氏掌攻蟄獸翨氏掌攻猛鳥硩

蔟氏掌覆天鳥之巢翦氏掌除蠹物赤犮氏掌除貍蟲蟈氏壺涿氏皆掌去水蟲庭氏掌射國中之天鳥周禮與春秋皆經世大典蜮蜚書于策猶蟈氏列於官其細已甚是何也先王盡人性以盡物性敎擾而阜蕃毆攻而禬毒苟有一官之未備必有一物之爲災讀春秋見書冬多麋則知周禮獸人之官廢矣見書秋螟冬蝝八月螽則知周禮庶氏翦氏之官廢矣見書有蜚有蜮則知周禮蟈氏壺涿氏之官廢矣見書鸜鵒來巢則知周禮硩蔟氏庭氏之官廢矣見書西狩獲麟則知周禮山虞澤虞迹人之官廢矣虞主獸屬禽迹人主迹知禽獸之處山澤有麟而迹人不知故曰其官廢也蓋官失於朝故變生於野其官載於周禮其變著於春秋惠士奇春秋說○按此論本宋葉文康禮經會元其大同小異處不複載今補錄葉氏之論曰先王養物之仁地官辨物生必求鱗介羽毛贏之得其宜春官作樂舞必求鱗

介羽毛蠃之有所致藪牧必求鳥獸之阜土地必求鳥獸之蕃獸人歔人取物必皆以時德及鳥獸昆蟲如是而夏官之屬又必射而羅之秋官之屬又必除而去之攻而殺之何邪蓋奉養有節不忍暴殄者愛物之仁患害必除不使紛擾者制物之義是故夏官掌政以服不氏等官隸之見鳥獸之微雖非政令所及而有惡必去焉秋官掌刑以冥氏等官隸之見昆蟲之微雖非刑罰所加而有害必除焉周衰而政刑失先王興利除害之意已不復存不足以弭民人之害而況能消鳥獸昆蟲之患邪漢宋均能去九江之虎唐韓愈能馴潮陽之鱷當時以爲創見之事獨不見禹之驅龍蛇周公之治猛獸與周官之攻治鳥獸昆蟲者哉

莊十七年冬多麋

公羊何以書記異也何注以多爲異○麋多則害稼以災書杜預

○京房易傳曰廢正作淫爲火不明則國多麋范甯○麋鲁所有也多則爲異以其又害稼也故書胡傳○或以爲記災或以爲記異劉氏倣兼用之按陸佃謂陰盛所感惡氣之應則當以記異爲允正彙纂○爾雅翼曰麋與鹿相反鹿陽獸夏至得陰氣而角解陽退也麋陰獸冬至得陽氣而角解陰退也今海陵至多千百爲羣多牝少牡五行志曰劉向云麋牝獸之淫者時莊公將取齊之淫女其象先見爾杜氏謂麋多害稼然爲災輕當以記異爲重有蟚有蜚亦然趙汸屬辭○穀梁楊疏見下

莊十八年秋有蟚蟚又作蜮音或

公羊何以書記異也何注以有爲異○穀梁一有一亡曰有蟚射人者也楊士勛疏一有一亡曰有者或有有時或有無時言不常也故書曰有若螟螽之類是常有之物不言有也麋書多

者魯之常獸是歲偏多故書多也螟螽不言多者螟螽是細微之物不可以數言之故不言多也又每年常有不得言有也所以異於蜚蜮與麋也○洪範五行傳曰蜮生於南越淫女惑亂之氣所生也陸璣毛詩義疏云蜮短狐也一名射景如鼈三足在江淮水中人在岸上景見水中投人景則殺之故曰射景或云含沙射人本草謂之射工杜注孔疏○京房易傳曰忠臣進善君不識厥咎國生蜮范甯○昭二十五年書有鸜鵒來巢今此不書來者亂氣所生不從外來也徐彥疏○蜮魯所無也故以有書夫以含沙射人其爲物至微矣魯人察之以聞於朝魯史異之以書於策何也陸佃曰蜮陰物也麋亦陰物也是時莊公上不能閑其母下不能正其身陽消陰長惡氣之應其說是也春秋書物象之應欲人主之慎所感也胡傳○麋者迷也蜮者惑也是時

文姜爲亂於閨門之內其遺毒餘患至哀姜而成逆禍物類之感天之示人顯矣張洽集注○按五行傳蜮與蜚皆南越淫風所生文姜哀姜相繼縱淫氣類感召者也高氏以蜮爲螟卽食苗葉者爾雅翼以蜚爲蟲食稻花者其失相同蓋食稻之蟲所在有之經不當書有也書有則爲異而非食稻之蟲與負蠜矣趙汸屬辭○或以蜮爲螟食葉蟲則是紀災非紀異也春秋紀災不書有紀異書有若食葉之蟲書有則螽與螟何以不書有乎以爲蜮是葉酉究遺○短狐狐又作弧漢五行志師古注射工也亦呼水弩則作弧矢之弧是洪亮吉春秋左傳詁○案正義曰服虔云偏身濩濩或或故爲災沈氏云此有蜮傳重發例者以螽螟與蜚是害稼蜮則害人故傳特發之服沈二說亦得未必字之誤也陳樹華集解攷正左爲災也○蜮短狐必非魯之所有也以春秋古隸較之蓋其

文非蜮實蟘也亦作蟘或蟘而公羊亦作蜮豈非緣簡失傳因亂而爲蜮與蟘即蠈也以農災故書高閌集注○沙隨春秋例目云有蜮或攷隸古春秋作有蟘爾雅食葉蟘音特王應麟困學紀聞○呂氏春秋任地篇螟蜮高誘注蜮或作螣食心曰螟食葉曰蜮兖州謂蜮爲螣音相近也邵晉涵爾雅正義曰說文云蟘蟲食苗葉者左傳疏引李巡云食禾葉者言其假貸無厭故曰蟘通作螣是蜮蟘螣一也翁元圻困學紀聞注○短狐南越水毒所產嶺北即無魯中國地豈宜有此故公羊曰以異書若左氏云爲災則蜮雖害人似未可稱爲災者此蜮字當是蠈字之誤蠈食禾節故曰災其曰秋有者以周之秋爲夏之夏毛詩螟蟘蟊賊皆旱災之物正在此時毛奇齡傳○呂覽螟蜮高誘注兖州謂蜮爲螣音相近也淮南子沇州謂之螣高誘注螣讀近殆緩氣玉篇蟘蠈蠈音

徒得切是蟘字不作螣因方言讀爲蜮耳馬宗璉春秋左傳補注○服杜皆以爲短狐王伯厚曰沙隨春秋例目云有蜮或考隸古春秋作蟘蟘音特棟案蟘亦作螣卽詩之螣也蟘與蜮字相近螟蟘皆害苗者故書于春秋若是短狐不須記也惠棟春秋左傳補注○沙隨考隸古春秋作蟘按呂覽任地篇大草不生又無螟蟘高誘曰蟘或作螣沙隨之說信有徵也桂馥札樸

愚按以爲短狐淫氣所生者從公羊記異之說也以蜮訓蟘其駁以蟘爲食苗蟲者曰若然則如螽螟之例不當書有矣以爲食苗蟲害稼者從左氏志災之說也據蟘字與螣通其駁以蟘爲短狐者曰南越水毒非魯所有若是短狐亦不須記二說並有理姑並存之

莊二十九年秋有蜚

左氏公羊穀梁首句同前○蜚負蠜也亦作蟹音同漢書五行傳顏師古注○負蠜今謂之蜚盤蟲好以淸旦集稻上食稻花日出則散去其氣臭惡能燥稻使不蕃春秋書之當由此爾羅願爾雅翼○爾雅蜚蠦蜰郭璞注蜰卽負盤臭蟲也若是負蠜常有之物當如螽螟之例不當書有汪克寬纂疏王樵輯傳○孔氏據郭璞云蜚卽負盤臭蟲諸說誤爲負蠜爾負蠜草蟲歲時所常有也或據山海經謂蜚狀若牛一目虵尾行水則竭行草則枯見則其國大疫恐非春秋之蜚也趙汸屬辭○隱元年左傳曰有蜚不爲災杜註以爲負蠜疏引郭璞云蜚卽負盤詩草蟲負蠜歲時常有非災蟲也以爲負盤者是負蠜乃傳錄之誤家鉉翁詳說○左傳杜無注拔漢志劉歆以爲負蠜也性不食穀食穀爲災介蟲之孽可取以補註臧琳經義雜記○蜚害苗蟲也負盤則又一蜚也爾雅曰蜚蠦蜰卽

負盤臭蟲也劉氏五行傳以爲負蠜負蠜草蟲蠜類也草間大臭蟲踏地生之何關春秋之書通志曰害稼殆謂蜚蠊則蠜類者近是方以智通雅 ○蜚負蠜也蝗屬即詩所稱草蟲者通志云以其能害稼故春秋書之是也若公羊說謂臭惡蟲南越盛暑所生則今所稱臭蟲者然不爲災矣左氏于此傳特曰凡物不爲災不書據此則益信前秋有蜚爲有蜚之誤而公穀妄釋之也毛奇齡傳 ○蜚音芳味切劉歆曰負蠜是也爾雅謂之蟅蜚廣雅謂之蜚蠊小蟲也形圓而薄氣臭每緣稻莖上食稻花令不成實故曰爲災劉向乃云淫風所生則是蟲也非蜚也汪氏克寬以負蠜常有不當言有爲疑不知此蟲水田種稻乃有之魯地平衍麥稷之鄉固不宜有也至山海經獸名之蜚則音非乃不經見者爲怪而已王夫之稗疏 ○愚按從左氏記災之說者以爲害稼

之蟲從公穀記異之說者以爲南越盛暑所生惡物兩說大旨與有蜮同彙纂兩存其論謂春秋災異並書蜚爲魯所本無而今有之則異之能食稻花使稻不蕃則災也今合參諸說以爲害稼志災者勝以爲螽類蝗屬者勝負蠜負盤義俱可通爾雅通志本草皆以爲蟲是也山海經以爲獸非也

昭二十五年夏有鸜鵒來巢鸜公羊作鸛陸德明穀梁音義鸜本又作鸜

左有鸜鵒來巢書所無也師己曰異哉吾聞文成之世童謠有之曰鸜之鵒之公出辱之鸜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鸜鵒跦跦公在乾侯徵褰與襦鸜鵒之巢遠哉遙遙稠父喪勞宋父以驕鸜鵒鸜鵒往歌來哭童謠有是今鸜鵒來巢其將及乎○公羊何以書記異也宜穴又巢也○穀梁一有一亡曰有鸜鵒穴者而曰巢或曰增之也○此鳥穴居不在魯界故曰來巢非

常故書杜預注 ○漢五行志鸜鵒夷狄穴藏之禽來至中國不穴而巢陰居陽位象季氏逐昭公師古曰今之鸜鵒中國皆有但不踰濟水耳左氏以爲魯所常無故異而書之又此鳥本亦巢居不皆穴處書巢者著其居止字乳不卽去也漢書志 ○鴝鵒不踰濟貉度汶則死形性不可易勢居不可移也淮南子 ○鴝春秋及周禮並作鸜公羊作鸛張參五經文字 ○公穀以爲夷狄之鳥穴居今來中國巢居此權臣欲自下居上之象與左氏異許愼異義從二傳後鄭駮之云案春秋言來者甚多非皆從夷狄來也從魯疆外而至則言來鸜鵒本濟西穴處今乃踰濟而東又巢爲昭公將去國也先鄭云不踰濟無妨於中國有之與後鄭義同周禮考工記疏 ○鸜鵒似鵙而有幘飛輒成羣多聲字書謂之哵哵鳥一名鴝鵒或曰身首皆黑惟兩翼各有白點飛則見如字書之

入今中國皆有但在濟西性不踰濟故書以爲異劉向謂外蕃穴藏之禽未然也（羅願爾雅翼）○鸜鵒江南所產皆假鵲巢以生子能飛即羣栖於木未聞有穴居於地者公穀非灼見之說先儒謂鸜鵒不踰濟故來魯爲異左氏謂記所無是也若所記童謠亦失之附會（童品經傳辨疑）○鸜鵒即鴝鵒一名鳴鴝在魯亦有之所異者來巢耳名南維鵲有巢維鳩居之謂鳩性拙不能爲巢嘗扱鵲巢而居之則非巢居之鳥可知今公然來巢則異矣自公穀不辨名物妄云夷狄之禽不入中國班氏五行志亦宗之誤矣（毛奇齡經問）○五行志曰劉向以爲有蜚有蜮不言來者氣所至所謂眚也鸜鵒言來者氣所致所謂祥也（趙汸屬辭）○劉子政以不穴而巢爲昭公出奔之祥按此乃地氣推遷使然中國治亂之候也宋治平間邵子居洛陽聞杜鵑聲曰洛陽舊無杜鵑今始

至矣或問曰何也曰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之類得氣之先者也春秋書六鷁退飛鸜鵒來巢氣使之也自此之後晉伯不競吳楚越迭主夏盟馴至大亂則知鸜鵒來巢之祥不特昭公出奔之兆而已 宋趙汸屬辭 張洽集注 ○人反德爲亂物反常爲妖天地之氣以類相應譴告人君甚微而著高宗雊雉之異謀於忠賢修德正事能禳其災宋有雀生鸇康王用兵暴虐射天笞地尋至殄滅今昭公覩天戒而不知省哀哉 汪克寬纂疏 ○傳記所稱童謠大抵爲廋辭未有參察若此蓋傳會歟 陸粲左氏鐫 ○師已無乃意如之黨飾詞附益春秋紀異欲使人君恐懼修省而爲此說者使人委於命以聽庸主之怠荒姦人之縱恣左氏好異而亂常若此 王介之四傳質 ○愚按諸說羅氏董氏毛氏爲確胡傳漢志本公穀說未可爲據顏注

已辨之矣若張元德趙東山以爲中國治亂之應不專在魯證以康節之言尤見其大又按公羊作鉏故以爲薪采文與詁並誤

哀十四年春西狩獲麟

左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爲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公羊何以書記異也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麕而角者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曰吾道窮矣○穀梁曰不言其來不外麟也不言有不使麟不恒有也皆非也謂之獲麟矣則不得言其來不得言其有記事之理也何說乎劉敞權衡○春秋獲麟某不敢指定是書成感麟亦不敢指定是感麟作大槩出非其時被人殺是不祥朱子語類○說左氏者以爲春秋感麟而作學公穀者以爲春秋文成致麟杜氏曰聖人作經絕筆

於獲麟之一句則非經成而麟至矣汪克寬纂疏○若謂春秋感麟而作獲麟之歲距孔子之卒爲時幾何而汲汲援筆乎且使麟不獲孔子遂終不作春秋否也若謂文成麟至麟而獲也烏在其爲瑞而可以應文成也皆尊聖人而不得其實也陳際泰五經讀○文成麟至之說鄭衆賈逵服虔之徒皆云然杜預則以爲妖妄王文恪公曰孔子刪詩定書贊易正禮樂功亦至矣不聞有所謂瑞獨春秋成而麟至乎子嘗嘆鳳鳥不至河不出圖自傷不見此瑞也而獨致麟乎旣爲瑞矣又見獲於商鉏邪然則杜氏謂感麟而作因以爲終者其信然歟曰春秋之作爲萬世法戒豈區區爲一麟哉陸粲胡傳辨疑○周道衰廢人欲橫流亂賊接跡撥亂反正孔子作春秋以明王法雖無麟固將作矣孔子之卒在後二年苟非平日所嘗用心豈能詳哉文成致麟之說固妖妄

謂感麟始作者理亦未盡也季本私考○春秋為天下紀異者三梁山崩有星孛入于北斗西狩獲麟山斗以異為異麟以祥為異以異為異者亂世之常以祥為異者亂世之變邵寶簡端錄成五年○吾夫子欲從事於屬辭比事以垂世立教者非一日矣春秋一書豈必感麟而後作乎若夫文成致麟之說尤為不經胡傳乃謂簫韶九奏鳳儀於庭魯史成經麟出於野不亦謬乎古昔盛時治化翔洽休徵畢至爰有麟鳳以昭太平之祥今見戕於虞人似亦不足以為瑞也是當仍以朱子為斷朱子曰出非其時被人所殺是不祥蓋麟為仁獸聖王之嘉瑞也今出非其時而虞人戕之聖心能無傷乎然則感其不祥而遂絕筆焉聖人亦非無所寓意也彙纂案○愚按書獲麟之義邵氏寶記異之說與朱子正相發明趙氏汸本趙伯循說以為書瑞非也然所謂記異

者亦非不祥之謂也高氏拱春秋正旨曰終于獲麟者是時孔子年已七十一矣越歲而孔子歿則魯史之修宜止于此麟非常有之物有之即直書之而已固非取義于麟也謂經感于麟是聖人經世之書乃因一物而起何視經之淺也謂麟應于經是術家者流幻妄之說何誣經之深也至於反袂拭面稱吾道窮此又誣聖人之甚者也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聖人知命不憂何乃至是若韓子云麟不待聖人而出謂之不祥也亦宜此亦曲說也彼以麟爲聖人之瑞也殊不知聖人之世亦有無麟者焉非聖人之世亦有有麟者焉非必爲瑞應也其論更正掃盡一切然則所謂記異者以非常有即爲異耳豈不祥之謂乎○愚又按顧氏棟高春秋絕筆獲麟論以朱子之解亦未得獨取家則堂詳說之論謂春秋爲亂臣賊子而

作孔子因是年六月請討陳恆不行而絕筆是春適有獲麟一事春秋遂以是終焉是聖人之絕筆爲大義之不復伸豈區區爲一物之微而漫託於不可知之氣數哉此眞通儒卓識也黃氏賀氏之論與家氏合補錄於後○春秋爲麟而起止乎常亂賊放恣之世至於齊沐之請不從天理民彝將盡泯滅不得已而修史獲麟之事適値其年又當其會而公羊指爲作經之證漢儒託爲讖緯之說然則當時若不獲麟春秋可無作乎吾謂春秋爲請討陳恆而作也黃仲元四如講稿○此後亂賊接踵沐浴請討不可將何所極故於獲麟止焉以深其鳳鳥河圖之慨而寓其夢寐周公之意賀仲軾歸義○愚又按王伯厚困學紀聞曰請討陳恆之年哀十四年春秋終焉夫子之請討也將以見之行事請討不從然後託之空言閻注引馬驌繹史曰使孔子請討而得也經大書曰齊陳恆弑其君壬公伐齊殺陳

值春秋二百餘年一大快也焉而不得春秋可以絕筆矣春秋之作以亂臣賊子之故其不作亦以亂臣賊子之故哉是

則堂之說伯厚已有先見矣

○外災異 公穀外災不書其書者各爲說辨宣榭火公羊新周說辨穀梁周災不志說辨宣榭公羊以爲宣宮之榭何休以爲不毀之廟胡傳謂廟制似榭毛氏謂遠廟無寢公穀漢志又謂藏樂器之所服氏以補宣爲宣揚威武諸說辨齊大災公羊以爲及我辨公羊宋災公羊以爲王者之後穀梁以爲孔子之先故書辨公羊作宋火又謂內不言火甚之辨宋災伯姬卒左穀說辨陳災公穀誤作火辨穀梁國曰災邑曰火辨宋大水公羊謂及我穀梁爲王者之後書辨沙鹿崩公羊以爲邑穀梁以鹿爲山足辨何越說辨梁山崩何胡說辨雨螽于宋左曰隊而死公羊曰死而隊辨柱從左義辨公羊云王者之後記異辨劉氏自下而上曰雨辨

凡外災告則書昭十八年傳宋衛陳鄭皆來告火是也莊十一年傳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若之何不弔蓋既來告則有弔禮所以書也惟昭九年書陳災在陳亡後時叔弓會楚子于陳或叔弓歸言之或楚人告而書也趙汸屬辭

外災告則書弔則書 李廉會通

來告則書其顯然爲衆所知者亦不待告也 呂本中集解 莊十一年

主人告災不告異諸侯弔災不弔異告異則書之弔災則書之異者天所以譴人君使修德也異至則內自省而已非所待於外也不當告告爲失禮失禮則書災者害及民物者也諸侯於四鄰有恤病救急之義是所待於外也不可不弔弔爲得禮得禮則書 劉敞傳 莊十一年

外災以來告往弔而書左氏之義也然春秋紀外災亦罕矣豈來告者少而往弔之禮闕乎非也書宋大水者以大而書非常之水也其他水旱螟螽之災有不足書者矣故雖來告往弔舊史或書而或夫子削之者不勝書也 張自超宗朱辨義

左傳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 宣十六 公羊傳大者曰災小者曰火 襄九 穀梁傳國曰災邑曰火 昭九 ○按皆非也辨見內火災論及下昭九年

宋大水公羊曰及我也齊大災公羊亦曰及我也非也如陳災紀於魯史陳之去魯也愈遠安得千里而相及公羊之說不然審矣王介之四傳質

古者列國有災則使行人告于諸侯昭十八年子產治鄭之火政可考也因告而書也公羊強爲外災不書之說於是於宣榭災曰何以書新周也宋災曰王者之後也宋衞陳鄭災曰異其同日而俱災也未免詞費矣張尚瑗公羊折諸

宣十六年夏成周宣榭火

左見前〇公羊何以書記災也〇杜氏曰成周洛陽宣榭講武屋別在洛陽者按楚語云先王之爲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氛祥知榭是講武屋也名之曰宣其義未聞服虔曰宣揚威武之處義或然也公羊以爲宣宮之榭謂宣王之廟也與

左氏異成周周下都此榭別在洛陽講習武事則往就之爾雅云無室曰榭又云闍謂之臺有木者謂之榭李巡曰臺積土為之臺上有屋謂之榭則榭是臺上之屋居臺而臨觀講武故無室而歇前歇前者無壁也如今廳是也孔穎達 ○成周東周宣榭宣王之榭爾雅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無室曰榭范甯 ○公羊曰外災不書此何以書新周也非也穀梁曰周災不志亦非也宋災猶志況周災乎來告則書耳劉敞權衡 ○宣王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東都洛陽也講武之處至是而燬聖人傷攻車選徒之事不復見於衰世故書家鉉翁詳說 ○臺望氣榭講軍實成周之地有宣榭者興王之遺跡也宣王承幽王衰弱之後修車馬備器械南征北討中興王業此乃用武講肄之所也火而王迹泯矣故聖人重之而書黃仲炎通說 ○宣王中

興講武于此書其災沓蓋傷之也厲王板蕩中國微矣宣王嗣之南征荆舒北伐獫狁遂攘夷狄以復文武之境土天下喜於王化復行今周復衰夷狄横行無能以王道興起之者王者不作而王者之迹又從而煨燼之痛王道陵遲之甚也高閌集註○公羊以宣榭爲宣宫之榭何休謂宣王中興其廟不毁非也夫宣廟即或未毁何不在京師而在成周乎胡傳以廟制似榭故謂之榭亦非也爾雅所紀廟寢臺榭規模判然不同何得混而一之二傳又謂樂器存焉尤非也榭既無室何以藏樂器惟杜氏預以爲講武屋而孔氏穎達引楚語以證之此不易之論也成周爲周之東都吉日車攻詠宣王講武之盛則宣榭之爲宣王無疑矣彙纂案○先儒因胡傳以爲廟而誤胡傳則因公羊稱宣宮而誤榭是講軍實之屋非廟也宣榭是宣王東都講武之榭

非宣宮也廟不得曰榭榭不得藏樂天火其地自災也人火他處連及也目成周不目京師者王城成周二地若目京師疑在王城也呂大臨考古圖有郝敦稱王格于宣榭咏內史策命蓋即此參方苞直解郝懿行說畧高澍然擇經○公穀以宣榭爲藏樂器之所漢五行志董仲舒劉向義同漢志云榭藏樂器宣其名也樂以宣節陰陽故名何休以爲宣王中興所作樂器立義又異若左氏以爲講武屋正義引服注謂宣揚威武之處更得命名之意左以爲人火又見守戒無人武功廢弛也臧琳經義雜記○拔臧氏並取三傳仍從左氏若服氏解宣字又不如以爲宣王者確○榭射堂之制也郝敦銘宣榭其文作印古射字其堂無室以便射事因名其堂曰射後乃从木故凡無室者皆謂之榭顧炎武杜解補正○顧說本呂大臨考古圖足發明講武之義其謂廟制如榭仍沿胡傳之誤刪之○榭古作射或假用謝後世始從木作榭公羊作謝蓋假借字

趙坦異文箋○說文無榭字公羊作謝書泰誓釋文臺榭本又作謝
荀子楊倞注○無室曰榭爾雅有明文杜解甚允榭本與序通有堂
無室於射爲宜而宣王講武詩有明證也王夫之稗疏○宣榭者宣
王之榭講武之屋也宣榭火何以書以王者中興之迹之重書
之也公羊以宣榭爲宣宮之榭何休因謂宣王中興其廟不毁
胡氏又謂廟制似榭其說皆近傅會毛奇齡以爲宣廟不祧而
遠廟無寢故名爲榭亦無的據杜預釋榭爲講武屋而孔穎達
引楚語以證之蓋成周爲周之東都吉日車攻詠宣王講武之
盛則宣榭爲宣王之榭有由來矣牛運震傳○愚按邵二泉本二傳
漢志以爲非廟是宮樂器藏焉梁氏補釋取之亦誤

莊二十年夏齊大災

公羊何以書記災也○穀梁其志以甚也范注甚災及人也○

天火曰災來告以大故書襄九年三十年宋災昭九年陳災十八年宋衛陳鄭災皆不言大知此來告以大故書大杜注孔疏○齊來告而魯往弔故書張洽集註○公羊曰何以書及我也非也春秋豈詳外略內哉劉敞權衡○公羊曰大瘠也大瘠者痾也何注瘠病也齊人語痾者疾疫也曲禮引此瘠作漬經例大曰災小曰火言災則不煩更言大故謂非火災也孔廣森公羊通義○公羊釋文瘠本或作瘠才細反一本作漬才賜反按曲禮鄭注漬謂相瀸汙而死也呂氏春秋高誘注漬病也俱引此傳作大漬阮元公羊校勘記

襄九年春宋災

左宋災樂喜爲司城以爲政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陳畚挶具綆缶備水器量輕重蓄水潦積土塗巡丈城繕守備表火道使華臣具正徒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使華閱討

右官官庀其司向戌討左亦如之使樂遄庀刑器亦如之使皇鄖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使西鉏吾庀府守令司宮巷伯儆宮二師令四鄉正敬享祝宗用馬於四墉祀盤庚於西門之外晉侯問於士弱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問宋何故自知天道將災）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咮以出內火是故咮爲鶉火心爲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言國無道則災變亦殊故不可必知）○天火曰災來告故書（杜預）○公穀謂外災不志此其志者公羊以爲爲王者之後記災也穀梁以爲故宋也范氏以宋者孔子之先也皆非也惟左氏以爲來告故書得之左氏載宋司城樂喜救災之政織悉備具又載晉

侯士弱之問對則其來告必矣李廉會通○書宋災以杜注爲正公穀以爲外災不書者非也至謂宋爲王者之後孔子之先故書鑿矣果爾則昭十八年衛陳鄭與宋同日而災春秋獨書宋可也何以合四國備書之乎莊二十年齊大災又何以書乎葉纂秦桼劉敞權衡○宋自昭文以來亂故相屬三書宋災人事不修甚矣高閌集注○春秋常事不書反常則書二百四十二年之久書災者十有二未嘗有曰火者火則人爲之也人爲之者可悉書哉孫覺經解○公羊作宋火傳云曷爲或言災或言火大者曰災小者曰火然則內何以不言火內不言火者甚之也按公羊傳明云記災則經文不當作火傳寫之誤也趙坦異文箋○春秋不書火二傳獨以陳災爲火及公羊以宋災爲火二傳但以大小國邑爲辨公羊嘗自言春秋爲親者諱爲尊者諱何得內有小火反甚之而

爲災邪程端學三傳辨疑

襄三十年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左或叫於宋太廟曰譆譆出出鳥鳴於亳社如曰譆譆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穀梁見內女書卒門○若伯姬之節亦罪宋平與其臣不能救其君母使之逮乎火而死也吳澂纂言○火其身而曰待姆天下有如此愚婦哉不特婦也雖女子亦當避之且伯姬時年邪若以火驚而死則或有之矣古者烈女有甯死守義者謂汚辱之累身也若遇火不避以待其姆而喪父母遺體不孝孰甚左氏譏其非女而待人固未盡其義穀梁又以爲賢尤可笑也程端學三傳辨疑

昭九年夏四月陳災吳公穀作火

左陳災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產問

其故對曰陳水屬也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陳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穀梁火不志此何以志閔陳而存之也○凡外災告則書今楚已滅陳夷於屬縣使穿封戌爲公矣必不遣使告於諸侯稱亡國之有天災也何以書於魯國之策葢是時叔弓會楚子于陳則目擊其事矣雖彼不來告此不往弔叔弓使畢而歸語陳故魯史遂書之耳或曰國史所書必承赴告豈有悉使人之言而載之於史者曰周景王崩有尹單猛朝之變固無赴告矣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春秋承其言遂書於策亦此類耳劉傳○陳災常時楚子在陳彼赴而我弔所以書劉敞意林○公穀以爲存陳者亦自有義是必陳之臣子以災來告舊史書之夫子因以不削也葢此時楚子在陳

放招殺與葬哀公倘未必其覓殄陳祀也經書滅陳亦據其後之縣陳而書耳文定謂旣使穿封戌爲陳公而陳滅則陳必不來告叔弓目擊而歸言者不必然也張自超宗朱辨義○案災字篆文或有殘脫故公穀誤作火穀梁又云國曰災邑曰火火不志何以志存陳也其說曲矣當从左氏經作災而義則節取公穀也趙異文箋參○愚按外災來告往弔則書自當如是故張氏謂胡傳說未必然也劉氏以爲楚告亦通

昭十八年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左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火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梓慎預占之言見前星變門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鄭子產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於宮使子寬子

上巡羣屏攝至於太宮使公孫登徙大龜使祝史徙主祏於周廟告於先君使府人庫人各儆其事商成公儆司宮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焮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禳火於元冥回祿祈於四鄘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公羊何以書記異也異其同日而俱災也爲天下記異也○穀梁其志以同日也○來告故書(杜預)○四國皆來告火故書其事杜注是也然同日而四國俱災其異甚矣公穀之說亦可並存(震鋆案)○宋衛鄭火政大略相似而寬征予材哭焚罷市於熄息之後子產畏天恤民非諸子所能及(洪咨夔春秋說)○四國同日而災來告必有先後舊史或隨告隨書夫子作

春秋擬而記之其序則從爵也張自超宗朱辨義○傳稱許不弔災君子知其先亡則魯必皆遣使往弔審矣不書者其人微也葉酉究違○裨竈孫知其兆請禳而子產不許竈言鄭又當火卒亦不應觀此益信古人以德消變人事誠修在天實有可移之理日講解義○四國災鄭裨竈言於子產曰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夫天災而可以斝瓚禳則古今之災變永可不作矣子產惟以定民志修戒備爲務不爲多言所亂則知本也此足爲不修德而徒邀媚於鬼神者之戒魏禧左傳經世鈔附魏世傚說

以上書外火災成周一齊衛鄭各一陳二宋三

莊十一年秋宋大水一

左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爲君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

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庶乎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臧孫達曰是宜爲君有恤民之心○公羊何以書記災也○穀梁高下有水災曰大水○公羊云外災不書此書者及我也春秋內魯國而外諸夏若水災及魯自可記若魯災無爲詳宋而略我也穀梁云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王者之後也則三恪之外諸姬皆王之後何不書之又書齊大災齊豈王者之後也二傳不達外災來告則書之義故各穿鑿陸淳程端學辨疑參○比歲交兵怨不廢禮古意猶存而未泯者也張洽集注○按說苑載宋人對魯使曰寡人不佞齋戒不謹邑封不修使人不時天加以殃云云君子稱之宋人聞之修德三年歲豐政平

以上書宋大水一

僖十四年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左沙鹿崩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幾亡國○公羊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天下記異也○沙鹿者何山也曷爲不繫國山不可以繫國山曷爲不可以繫國名山大澤不以封諸侯守之公羊曰沙鹿河上之邑也其言崩何襲邑也非也此自山名之不須繫山者以可知故也如禹貢桐柏積石皆不繫山至荆山岷山則皆繫山穀梁曰林屬于山爲鹿沙山名也亦非也沙鹿山見漢書元后傳在今大名府元城縣東四十五里公羊以爲邑穀梁以鹿爲山足皆妄劉敞權衡參顧棟高三傳異同篇○穀梁非也若是山足當云陷何得言崩陸淳集傳辨疑引趙匡○凡山崩不繫國者以其自有常處不比隕星退鷁也又○陽平元城縣東有沙鹿土山陽平今大名府大名去晉地遠僖公時晉猶未至

于東方左氏卜偃之言蓋屬附會後儒遂以爲晉地非也公羊爲天下記異者得之姜寶事義全考○王道壞而彝倫斁天下之人皆反皇極則天見其變日食星孛地見其妖川竭山崩所以名之者在天下沙鹿梁山崩雖在晉不可以晉言也孫覺經解○公羊謂爲天下記異胡傳於梁山崩用公羊之說而此獨用左傳以爲晉咎豈以梁山大故應在天下沙鹿小故應在一國邪要之災異之興天子諸侯當各引爲已咎有天下者以爲天下之異可也有一國者以爲一國之異可也當兼用二說彙纂○愚按沙鹿山名則杜注是公穀皆非爲天下記異非爲晉則孫氏姜氏說勝胡氏而彙纂兩義並存更通達○愚又按趙氏汸屬辭主公羊以爲河上之邑陷入地中引漢書元后傳元城郭東有五鹿之虛卽沙鹿地蓋地陷也視山崩爲變尤重故詳其月日以

別之此泥於日月之謬說而承其誤者趙氏又引何休注云土地者民之主沙鹿崩象齊桓將卒伯道毀夷狄動說亦穿鑿夫齊桓之後未幾晉文代興嗣霸之業更久攘夷之功更烈其中間雖有楚爭宋敗之事楚禍未烈視襄昭時之奪霸肆毒蓋不侔矣若以地陷示異何爲不於彼時而於此時乎程氏辨公羊見衛地門

成五年夏梁山崩

左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辟重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不可遂以告而從之○公羊梁山者何河上之山也梁山崩何以書記異也梁山崩壅河三日不

沫爲天下記異也○穀梁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晉君召伯尊而問焉伯尊來遇輦者下車而問焉輦者曰君親素縞帥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梁山晉地也而不繫之晉者春秋爲天下記異是以不書晉也左氏載絳人之語於禮文備矣而未記其實也夫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六者禮之文也古之遺變異而外爲此文者必有恐懼修省之心主於內若成湯以六事檢身高宗克正厥事宣王側身修行欲銷去之是也徒舉其文而無實以先之何足以弭災變乎胡傳○按胡氏謂卽韓奕之梁山誤也據非地名門故刪節○不繫國者山崩川竭天下之大異天地不爲一國而示變聖人亦豈爲一國而書之天地示變以警人君若取其事應以合之曰此梁山崩之驗是乃淫巫瞽史之事非君子所欲聞趙鵬飛經筌○易曰山附于地剝山足朽壞下剝上也是

爲陰陷陽臣逼君之象當時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弒君亡國累累而見是則梁山崩不爲無所致矣黃仲炎通說○愚按胡傳本何氏休之說謂自是而後六十年間弒君十有四亡國三十二皆其悟應其說鑿矣趙氏屬辭云山者陽精德澤所由生君象也山崩象王道絕諸侯失勢大夫擅恣爲中國害其或然乎不必取事應以合之乃篤論也

以上書山崩二

僖十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隕公作霣 鷁穀作鶂

左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周內史叔興聘於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公羊曷爲先言霣而後言

石隕石記聞聞其磌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曷爲先言六而後言鷁六鷁退飛記見也視之則六察之則鷁徐而察之則退飛五石六鷁何以書記異也○穀梁先隕而後石何也隕而後石也後數散辭也耳治也六鷁退飛過宋都先數聚辭也目治也○聞其隕視之石數之五各隨其聞見先後而記之鷁水鳥高飛遇風而退宋人以爲災告於諸侯故書杜注○劉歆以爲風發於他所至宋而高鷁高飛而逢之則退經以見者爲文故記退飛傳以實應著言風漢書五行志○管輅別傳曰天雖有象而不能言故騐風雲以表異役鳥獸以通靈是以宋襄失德六鷁並退伯姬將焚鳥鳴其災四國未火融風已發赤烏夾日殃在荊楚此乃上天之所使自然之明符裴松之魏志管輅傳注○莊七年書曰星隕如雨見星之隕而不見其爲石也今日隕石于宋五見其爲

石而不見星之隕也鷁大鳥也退飛逆飛也書失常也（蘇轍集解）○隕石自空凝結而隕也六鷁退飛倒逆飛也倒逆飛必有氣驅之也春秋所書災異皆天人響應有致之之道故石隕于宋而言隕石夷伯之廟震而言震夷伯之廟此天應之也（程子遺書）○周官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日月星辰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之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祥以詔救政訪序事此星隕風退所以書也（趙汸屬辭）○星言隕星未若言隕石手可得而捫也言異風未若言受風之鷁目可得而察也星隕而石貴化爲賤不善化者也鷁飛而退前變爲卻不善變者也（羅喻義野編）○言宋則散在四鄙言都則專在國中（余光存侯）○隕石不言星鷁退不言風皆本其可見者而言（御纂直解）○或言隕星或言隕石何也（據莊

七年夜隕見星故言星書隕見石故言石後數下辭也石隕在下故覽形而知數先數上辭也鷁飛在上故因數以察形是月者何失其日也失其日則何以言是月避同日也 郝懿行說畧 ○星在天猶活火隕於地則成石猶火餘滅而成炭也 童品經傳辨疑 ○三蒼云鶂蒼鶂也善高飛似鴈其色蒼白 陸佃埤雅 ○說文鶂從鳥兒聲引春秋六鶂漢五行志劉向傳終軍傳亦作六鶂干祿字書收鶂鷁二字云上六鶂下鷁首船則二字義又不同歷稽諸說當作鶂字爲允 陳樹華集解攷正 ○說文鶂或从鬲从赤玉篇午的切又五兮切鶂鷊鷁並同三傳本作鶂 臧琳經義雜記 ○古無鷁字作鶂五歷反讀如雌霓之霓水鳥亦曰青雀船首畫之以解水災飛不能高故其退飛人得見之 王夫之稗疏 ○劉氏敞彙纂案駁日月例見辨日月褒貶門

文三年秋雨螽于宋

穀梁外災不志此何以志也曰災甚也其甚奈何茅茨盡矣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自上而墮有似於雨來告故書杜注 ○雨自上而下者也螽不見其所從來自上而下衆多如雨而在宋之四境故曰雨螽于宋也此是災且爲異孫覺經解 ○螽生於下今雨於上異之大者也此所謂天降之災外災不書此何以書赴於我也趙鵬飛經筌 ○螽害五穀如雨之多爲害甚矣災異極矣程端學本義 ○左氏曰隊而死也公羊曰死而墮也果如左公羊之說是災不爲災矣春秋何用書乎故當從穀梁顧棟高三傳異同篇 ○左曰隊而死據經但言雨螽焉知其死公羊以爲王者之後記異杜預以爲宋人喜獲天祐而來告皆非也程端學三傳辨疑 ○螽非上墮之物來多而墮如雨見災甚耳徐邈云禾稼既盡又食屋之茅

災驗嘗有之王樵輯傳○按後代史志有遇風而墮者有因大雨而墮者有墮而死者有爲災者趙汸屬辭○愚按劉氏意林云自上下者謂之隕言不見其所自來自下上者謂之雨言見其所自來說也雨亦自上而下不見其所從來孫說是

以上書星隕風異蟲災各一

○書有年大有年謂桓宣不宜有年書以記異辨

桓三年冬有年

公羊有年何以書以喜書也大有年何以書亦以喜書也此其曰有年何僅有年也彼其曰大有年何大豐年也僅有年亦足當喜乎恃有年也何注桓公行惡賴五穀皆有使百姓安土樂業故喜而書之明爲國家者不可不有年也○穀梁五穀皆熟爲有年也○有年謂六穀皆熟也稷之屬一穀黍之屬一穀稻

之屬一穀麥之屬一穀菽之屬一穀麻之屬一穀劉敞意林○桓十八年惟此言有年者是未嘗有年也書者著桓公爲國不能勸民務農也孫復尊王發微○桓元年大水五年旱雩螽八年十月雨雪十三年大水十四年無氷御廩災獨此年五穀僅熟故特書著桓之罪憫魯之民也張洽集注○孫氏謂桓十八年祇此一年有收以著桓世之多凶饉也張氏謂桓十八年水旱與螽疊見獨此年五穀僅熟特書于冊著桓罪憫魯民也二說爲當張自超宗朱辨義○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武王之詩也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蟊賊稼穡卒痒厲王之詩也年之有無豈非以其君歟葉夢得傳○有年爲百姓志喜也自賈逵以爲志異後儒因之其君是惡其民何罪胡銓解○以有年爲喜者是也謂不當有而書異者非人情也黄震日鈔○二百四十年惟桓宣之世一書

有年一書大有年承歲祲也隱五年螟八年螟桓元年大水故三年有秋喜而志之宣自即位以後螽蝝水旱史不絕書故十六年大有秋喜而志之莊六年螟七年大水二十四年二十五年皆大水而其後不書有年者繼災之後稍熟而不可謂有年久則民氣漸復雖有年不復書矣方苞通論 ○書有年十二公只桓宣各一見因屢祲記之猶之僖三年書六月雨因三時不雨記之皆志幸也以爲記異者豈聖人敬天勤民之旨哉即謂桓宣不道力足召殃而有年亦志幸非記異也按史臣紀錄豐凶非極可喜可虞之時不著於篇故凡有年不書偶有年非承屢祲亦不書屢祲而不害或間以有年亦不書書饑亦如之偶無年及頻無年不至病均不書高澍然釋經 ○書饑書有年重民命也說者以桓宣書有年爲不宜有夫其君是惡其民何罪此正見天

心仁愛耳汪氏曰幸其僅有年也得之矣顧奎光隨筆○愚按孔疏引賈氏逵曰言有非其所宜有程子因之胡傳暢言之以君故而惡其民豈聖人意哉故張氏自超獨取孫張之說而高氏樹然顧氏奎光以爲志幸非志異尤得公羊之旨胡傳以十二公多歷年所豈無豐年而不見于經謂孔子於他公皆削之獨於桓宣存而不削以爲二公宜得水旱凶災而乃有年故紀其異則高氏所辨可以正其說矣

宣十六年冬大有年

公羊見前○穀梁五穀大熟爲大有年○大者非常之辭孫覺經解○周官均人凡均力政以歲上下有豐年有中年有無年春秋有年者中年對無年之辭也大有年者豐年也五穀無不熟之辭也葉夢得春秋攷○連歲凶荒書此志喜也非紀異也黃震日鈔○桓公

有年之後遠狩于郎犯害民物宣公大有年之先履畝而稅重困農民二公得國於不義又不能修德以撫下春秋之書此憫魯國之民而幸其僅有年也不爾則人類滅矣汪克寬纂疏○春秋書饑書大饑一饑猶足以病民況大饑乎其書大者憂之甚也春秋書有年書大有年有年已足爲斯民喜況大有年乎其書大者喜之甚也戴溪講義○大者非常之辭有者不易有也記其有者所以見其無也宣公享國十有八年而僅一有年故以爲非常而書之日講解義○先儒皆以宣公不道不應有豐年之報謂之紀異夫君之不德民則何罪天何爲怒其君而移禍於民邪宣公之世稅重民困饑饉薦臻苟非大有則民靡孑遺矣書此所以閔魯民而幸之也何謂紀異哉牛運震傳○書大有年者蓋見宣公即位以來六年螽七年大旱十年大水饑十三年螽十五

年螽蝝生饑民已困乏今又國用告匱税畝初行當此民力重困之時忽見年登大有一若天憫斯民而厚賜焉不覺喜之甚幸之甚特筆書之也聖人仁愛下民之意也萬斯大隨筆○自十年以後書饑二書大水一書螽蝝生共三是知大有年承屢歉乃書而桓書有年於此可例也高剛然釋經○愚按公羊傳何休注及諸家說詳味其言其以桓宣之有年而異之者正其以桓宣遭遇災者之有年而喜之也固非以爲紀異而書亦非以爲祥瑞而書也趙氏汸屬辭本趙伯循說以年豐麟瑞爲書祥瑞其論曰後世好言祥瑞儒者爲春秋志災不志祥之說以矯其失釋經者遂以有年獲麟爲紀異過矣天道有變有複水旱其變也有年其復也災祥並書策書之體說者有以桓宣行惡而得有年爲異者有以他公不書有年二公獨書爲異者是以一人

行惡而欲災及萬民無是理也其辨紀異之說是矣而竟以為書瑞則二百四十二年豈僅兩逢豐稔乎有所不通矣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四十五終

補 地震論

京房易傳曰臣事雖正專必震其震於水則波於木則搖於屋則瓦落漢書五行志中之下

又 無麥禾說

董仲舒曰春秋他穀不書至於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於五穀最重麥與禾漢書食貨志

大無麥禾三傳同文而漢五行志上引作大水無麥禾董仲舒以爲哀姜淫亂故大水劉向則云不書水旱而曰大無麥禾者土氣不養稼穡不成也疑公羊經一本有水字何氏秋水之說從董氏敷衍耳梁玉繩瞥記

又 螽蝝論

貪虐則蟲災爲害雨螽于宋是時宋公暴虐刑重賦斂無已故應是

而雨螽 開元古經引洪範五行傳

詩曰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此殺蝗之義也春秋曰螟曰螽曰蝝皆是物也春秋紀災而不紀治故不言捕 沈受宏白婁先生集捕蝗說

經書冬蝝生傳曰幸之也注謂蝝冬生而不成螽未爲物害故喜而書愚謂此聖人謹小愼微之旨雖不成災而猶書示儆非以爲幸也假令生當耕耘之日不知其憂愼當何如 皇朝經世文編馬源捕蝗記傳鈔本

又山崩說

穀梁曰壅河不流劉向以爲山陽君也水陰民也君道崩壞百姓不得其所 漢五行志 ○山之於地君之象也山崩君權損陵轢爲羣貴將爲賤也 南齊志引五行傳